

张学良半个月戒掉多年毒瘾(上)

核心提示

军事上的失败、政治上的失意，万般痛苦一下子压在年仅33岁的张学良头上，痛苦可谓到了极限。无以解忧的他更加频繁地使用毒品来麻醉身心，甚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。热河兵败后，张学良被迫下野，蒋介石安排他去欧洲考察军事。出国前，张学良为了不给外国人留下“东亚病夫”的印象，下定决心戒毒……

军事政治失败 导致借毒浇愁

1933年3月12日，张学良在夫人于凤至和赵一荻的陪同下，来到上海做短暂停留，等待宋子文为其办理出国手续。此时的张学良是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时刻：家恨国仇未报，“不抵抗将军”的帽子未摘，20多万名东北军客居他乡。军事上的失败、政治上的失意，无以解忧的他更加频繁地使用毒品来麻醉身心，甚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。张学良此时毒瘾究竟深到什么程度，他的部下王卓然曾有回忆：“他每日要打400多针药才能过瘾。你知道这400多针药有多大力量吗？据医生说，这种药针若是给无病的人打上，每人一次打上10针，便可以致死或致重病……”

张学良是如何染上如此深的毒瘾呢？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，直奉双方相持不下，作为总负责的司令官，张学良精神无比紧张，开始吸食鸦片。此时，他初度涉足，浅尝辄止，未尝上瘾，但吸食时飘飘欲仙的解脱之感，已让他欲罢不能。

1925年，郭松龄倒戈反奉遇害，此事对张学良几乎是灭顶之灾，打击之大，难以言表。为了解脱忧思与苦恼，张学良借毒消愁，再次与鸦片结缘。郭松龄生活艰苦朴素，在人欲横流的旧时代，他能严格要求自己，也严格要求张学良。此前他常常规劝张学良勿染旧军阀、官僚之恶习，不要打麻将和抽大烟，要读新书刊。对于郭松龄的铮铮直言，张学良都是很乐意接受的，郭松龄的失败被杀，使他失掉了一位良师益友，从此再也没有人能管束他了。由于张学良的性格恣放，时常无法克制自己，因此，吸食鸦片渐成癖。

郭松龄事件后，张学良接受了教训，不再设副手，军政大事一切均由自己决定，每当疲劳困顿袭来时，他就靠吸食鸦片提神，长此以往，又养成了依赖毒品驱除疲劳的恶习，天长日久，竟成痼疾。

张学良回忆说：“我吸上鸦片，是在郑州战事之时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已厌倦内战，心中十分烦闷，战事又不甚得手。在某次将领们进见，向我请求撤退……我把他们说服退去之后，心中十分痛苦，不能饮食，但仍须支撑这个困苦局面，就这样吸上了鸦片。”

当时，吸食鸦片是上层社会的一种时髦，很多达官显贵都有此嗜好。张学良的父母、妻子于凤至、好友韩麟春等都好这口，家中更是烟榻横陈，迎亲待客，不是奉茶让坐，而是上床先抽上几口鸦片烟。在这种环境中，张学良有此嗜好也就不足为怪。

戒掉鸦片却离不开吗啡针



张学良

如果张学良仅限于偶尔抽上两口倒还好，但事情的发展远非他所能掌控。1928年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遇难后，张学良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痛恨不已，悲愤交加时，更是常以毒品麻醉身心，无法自拔。其实，他岂

会不知鸦片有害之理，他自己也承认吸大烟是一种很不光彩的行为。所以1928年夏天，张学良决意戒除毒瘾。但他病急乱投医，听杨宇霆说有一种日本进口的注射药名叫巴文耐鲁，对戒除鸦片有特效，便叫私人医生马扬武为其注射。岂料这种日本进口的药物虽去瘾止痛，但里面含有海洛因，注射日久，有习惯性，结果一段时间之后，张学良虽然放下了烟枪，却再也离不开吗啡针。且针瘾愈演愈烈，一天之内需要注射多次，即使在接见宾客，举行宴会的时候，每隔一段时间也必须离席入内注射，愈发搞得身体孱弱不堪不说，还伤神误事，常常引人误解。几次政府要员来北平，张学良理应先往车站迎接，由于毒瘾发作，不能亲往。而他与汪精卫交恶，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两人会谈时，他每隔20分钟就要离座注射，使不知内情的汪精卫认为张学良对自己不够尊重，嫌隙顿生。

1931年春，张学良因病入住北平协和医院，告痊后，重又吸大烟，形神日非，不能自拔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特别是热河失陷，举国上下对张学良进行谴责，张学良的烦恼、焦躁、忧愁、痛苦无法摆脱，于是，他更加变本加厉地吸食毒品、注射吗啡麻醉自己，以摆脱难言之苦衷。刚刚三十岁出头，昔日英俊飘逸、神采飞扬、意气风发的少帅变得面黄肌瘦、弱不禁风、老态龙钟，如同60多岁的农村老头。

1933年3月，在背负“不抵抗将军”的罪名下，他被迫引咎辞职，悄然南下，住在上海法租界高乃依路1号。因常年吸毒成性，毒瘾相当难熬，他的胳膊、大腿上打针的瘀痕累累，肌肉变硬，有些地方甚至连钢针也扎不进去。外籍顾问端纳初见他时，觉得“这个人已病入膏肓，对他自己和国家来说，都毫无价值了”。黄绍竑在北平会晤张学良时，见他“骨瘦如柴，病容满面，精神颓丧，大家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、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”。

宋子文一语唤醒梦中人

端纳觉得有必要劝张学良戒毒。端纳的话向来很有分量，他与张学良平时谈话都用英语，但此时劝说少帅戒毒，却用汉语。他劝张学良趁此下野出国的机会，戒除吸毒的嗜好，洗心革面，休养身体，恢复健康，重振体魄和精神，发愤图强，做一名真正的大丈夫！端纳的汉语尽管说得不太流利，但“大丈夫”这三个字说得既真切又响亮。看到张学良备受毒瘾的折磨，其挚友宋子文也产生了劝其戒毒的想法。其实，此前有很多人都劝过张学良，但六七年的毒瘾，岂是一朝一夕可以戒除的。张学良与宋子文交往时间虽不算长，但宋子文很了解他，知道他把国家的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于是，趁张学良出国的机会，宋子文把戒毒与国格、人格联系到了一起，劝解张学良说：“汉卿，出国之前，我劝你一定要戒除毒瘾，这不仅是为了你本人的健康，而且也关系到国家的体面观瞻！你不要忘了，日本人叫我们是‘东亚病夫’啊！”

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宋子文的话深深触动了张学良。自己虽然被迫下野出洋，但作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，在外国人眼里，仍是整个国家的代表，如果真的给人一副“东亚病夫”的病容，势必影响到国家形象。西方人甚至会说，怪不得“不抵抗将军”不抵抗呢，原来是无力抵抗啊！想到这里，张学良幡然醒悟，如果不戒毒，就什么事也干不了，雪家恨、报国仇就只是一句空话，于是他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也要把毒瘾戒除。

可以说，宋子文在劝说张学良戒毒上起

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但如果不是张学良自己下定决心，恐怕谁说都没用。对此，张学良回忆说：“有人说，是宋子文逼着我戒毒的，其实如果不是我自己下决心，纵使10个宋子文也没法逼着我戒。”

决心已下，张学良把家人都召集到屋里，郑重地说：“我已决定，无论如何要戒除毒瘾。”并当着他们的面，把实弹手枪放在枕头底下，警告他们说：“你们记住，从我戒治之日起，无论任何人，看见我怎样的难过，也不许理我，如果有人拿毒品给我的话，我马上拿这支手枪打死他！”

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等人听了张学良的话，都瞪大了眼睛。戒毒，这是她们对少帅的共同企盼，可是，她们没有想到少帅现在就开始戒毒。眼下张学良瘦弱不堪，戒毒受的罪能挺得住吗？大家看着张学良铁青的脸，一副破釜沉舟的样子，都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屋里的气氛令人窒息，于凤至忍不住开口，她尽量用轻松的口吻温和地说：“汉卿，我们很高兴你能下戒毒的决心，只是我很担心，你的身体能不能经受得住？我看，是不是先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，再……”看到张学良渐变的脸色，于凤至小心翼翼地停住了，没有再说下去。“医生？哼！”张学良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怒气冲冲地冲着于凤至吼起来，“我算是领教过了，我不相信他们！我的命运我自己主宰！你别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！”

看着突然暴怒的丈夫，于凤至并没有动气，她理解丈夫，上次戒大烟，就是因为过

于相信医生的话，反而染上了更为厉害的吗啡瘾，真是不堪回首啊！这件事，使张学良对医生有了看法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，总不能因噎废食，不听医生的建议，就自作主张，一意孤行吧，于凤至张张嘴，还想再劝劝丈夫，她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端纳，端纳朝她点点头。

端纳走到张学良面前，心平气和地对他说：“汉卿，医生里是有坏人，但我深信毕竟好人还是多数。你的身体太虚弱，强行戒毒能否挺得住，只有让医生检查了才能决定。为了东北的父老乡亲，为了你的抱负能得以施展，你就听夫人的话，看了医生再决定吧。”

端纳的话句句在理，张学良终于同意请医生来决定是否可以立即戒毒。

为戒毒瘾 手脚捆在椅子上

为了让张学良彻底戒除毒瘾，宋子文专门给他请来上海疗养院主治医生米勒博士。米勒与张学良早就相识，张学良回忆说：“早先，米勒到奉天为他的医院募捐，我捐了10万元钱给他。以后他又在汉口搞了一个疗养院，我又捐了10万元钱。这样，我跟米勒也算是相当好的朋友了。”

看到曾经屡次帮助过自己的张学良饱受毒品侵害，米勒下决心一定要帮助他戒除毒瘾。为保证戒毒顺利进行，他与张学良约法三章：张学良及其家属在戒毒期间一切听从米勒的安排；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三人同时戒毒；张学良的随从在他戒毒期间改听米勒的指挥。

对这三条，张学良慨然应允，并亲手写下“陋习好改志为坚，顽症难治心作医”的条幅，以表示决心。

戒除毒瘾是多么艰难，不吸毒的人是无法想象的。张学良回忆说：“戒大烟时难受得很，那肉就好像烫了以后没有皮肤一样，那可真痛啊！”为了防止张学良忍受不了痛苦而抓伤身体，米勒医生把他的手、脚都捆在椅子上。他犯毒瘾时，吼叫、翻滚、晕过去，在痛苦中挣扎，谁也不敢解救他。“米勒是德国籍的美国医生，胆子真大，我的部下看到我痛苦的样子，要揍他。他们对米勒说：‘你要是把他治死，你的命也没有了，你明白吗！’”

经过了近半个月死去活来、脱胎换骨的折磨，张学良终于戒除了有六七年之久的毒瘾，迎来了他人生的新起点。为了表达感激之情，他特意送了5万块大洋给米勒博士。

(据《半岛晨报》)



张学良、于凤至夫妇与长女张闾瑛在英国期间合影。